

沸騰的歲月

著 拍 水 袁  
四 之 叢 詩 羣 新



月 歲 的 謄 沸  
著 菩 水 袁

社 版 出 羣 新

沸騰的歲月

著 作 者 袁 水 拍

出 版 者 新 羣 出 版 社  
上 海 新 嘉 路 祥 康 里 三 號

總 經 售 聯 营 書 店  
上 海 漢 口 重 慶  
北 京 潘 阳 廣 州

1947年初版(上海)  
1950年再版(上海)

不  
准  
翻  
印  
有  
著  
作  
權

## 目 次

火車	一
關於米	四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八
陽台山之春	三
刻在高詠的墓碑上	五
紀念西班牙的戰士們	三
婚歌	〇
葬歌	三
哀悼	六
無頤	三
夜行	三
責問	六

或人的問……

三九

或人的獨白……

四一

抬起頭來吧！……

四二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四三

打開廿七年前的歷史……

四四

法蘭西解放之歌……

四五

停止敵人的進攻……

五二

高原的人……

五四

不過……

五七

從來沒有過……

五九

爲柏林的解放……

六一

古老的故事……

六三

釘子……

七一

夜……

七三

城裏的魚……

七八

去看「會師柏林」

這是一個謊話

沒有聲音

給牛角上的蒼蠅

死亡的製造者

垃圾堆上過公園

祝一九四五年的十月革命節

口渴的要喝到泉水

洛爾加被害十年祭

輓歌

人造地獄

殺人

像老鼠一樣

七

八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一

後記

想聽一次火車叫，讓我聽一次火車叫吧，  
因為我是這樣地想聽一聲火車叫呀！  
你忘記了嗎，火車是怎樣叫的？

半夜裏，在枕頭上，牠叫了。

從遠遠的曠野裏傳過來的聲音：

嗚，嗚，嗚，好像就在我的身邊。

我能够從這聲音裏分別那是——  
那是一班快車，那是一班特別快，

清清楚楚看得見煙囪裏的煙，

看得見冬天的夜，水氣迷糊的車窗，

窗子裏的燈光和人臉，

所有的旅客靠在椅子背上，

打呵欠，張開眼睛，或者閉着，  
在担心，在希望，在等候，  
他們想念中的各自的一個站頭。  
而其中，那個支着頭的一個，  
正是我所約好的人。

哎，趁一次火車吧，讓我趁一次火車。  
因為我必須要坐在搖盪的車廂裏，  
那回憶裏的火車，親愛的火車。  
嗚，嗚，嗚，火車叫得這樣好聽！  
駛到那種小到不能再小的車站，  
四等慢車纔肯停留兩分鐘的小車站，  
沒有電燈的小鄉鎮，  
車站上只有一個警察守夜。  
只有一個點了的火把迎接這末班的夜車，

## 火車

只有一段鐵軌吊在樑上，  
噠，噠，噠，迎接這奔波喘氣的來客。  
沒有人來迎接這末班車的稀少的旅客，  
只有一個，在那月台上，  
裏在圍巾裏的臉，凍得通紅，  
正是我所約好的人。

一九四〇年

## 關於米

「黃包車，我說你們要發財了，  
這裏拉到曾家岩要兩塊錢？」

先生，今天重慶的黃包車夫真發了財，  
說不定他們明天買了輛腳踏自己開。

民國二十七年，大米一担八塊錢，  
二十七，加個二，便是二十九，  
民國二十九，一担大米五百塊，  
你說七百二十天裏加了好多倍？

「先生，我們從半夜三點守到現在，  
你就發發慈悲賣給我們一斗。」

賣平米的先生將窗子推開：

『大清早就噠噠把人家鬧得不能睡！』

『先生，我們從半夜三點守到六點，  
你就發發慈悲賣給我們一斗。』

賣平米的先生虎起眼睛朝下看，  
小孩，老頭兒，女人，老婆婆，一大堆。

『先生，你瞧今天這樣大的霧，  
我們從半夜守到現在，你就……』

『不行，今天平賣處的米不能賣，——

你們難道忘記了今天是總理聖誕？』

『什麼？今天不賣米？』

『那個說不賣，我們用錢買，又不是搶！』

『你們放假，窮人吃飯也不該？』

『我們在大霧裏半夜站到現在……』

『湊這壞蛋，他憑什麼打入！』

『打人呀，打人呀，不賣米還要欺侮人！』

人羣裏挨打耳光的女人按着臉蛋，  
一手一隻破布袋，一手拖着一個小孩。

甲報說：『國積商應該顧全人民生計。』

乙報說：『糧價飛漲，大家應該節食。』

丙報說：『不一定是國積使米價這不貴。』

丁報說：『我們要研究稻種，增加生斤。』

短評家說：『嘉陵江在政治上疏浚得宜，  
重慶的米源便可無慮。』

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說得對：

『米價漲，是民衆心理作用在作怪。』（註）

『慶祝總理誕辰，全市歡欣吃壽麵。』

平米每斗四元二，簸了還得淘。

半夜三點鐘，大霧裏，老人，女人，小孩……

半夜三點鐘，囤積家在夢裏米漲了十倍。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註）十一月二十二日盧作孚在市參議會特種審查委員會報告糧食管理情況。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  
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告訴這城市裏的人民，告訴大家，

告訴各種各樣的做生意的，告訴全體市民：

請大家暫且停一停脚步吧，就在此刻，

喊住那提公事皮包的，挑担的，和抱小孩的女人。

喊住街上來往的行人，叫他們抬一抬起  
低倒的頭望一下前面，望一下遠方，

大地崩裂，房屋倒塌，炮火的暴風雨當中，  
一個城市在戰鬥——一個世界在爭奪！

在斯大林格勒，善與惡作着殊死戰：

一忽兒這座屋子給法西斯佔領，一忽兒奪回來，剛才這一百碼給搶走，現在又給紅軍收復，一間廳房在爭奪，一條街道在爭奪，

一個城市在爭奪——人類的命運在顫慄！告訴大家吧，要大家談論這件事情，想想吧，我們再願意把痛苦的年代拖長？讓我們做我們的一份，爲了消滅法西斯。

假如我們閉上眼睛，什麼也不管，那末明朝這件事就在自己身上了，那是絲毫不誇張的，種下去什麼，收成什麼，而以後的歷史，也還是大家有份，一起過下去的。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為什麼把我們各自的煩惱結晶，變硬，  
生了刺人的棱角，冷酷的邊，像刀子一樣？  
為什麼同樣命運的人，漠不關心？

為什麼各個的悲哀不能溶解在一起，

合成一個變的仇恨，一塊兒對付法西斯？

為什麼欺侮自己，割着自己的肉？

讓法西斯增加力量，讓敵人瘋狂跳舞？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啊！淪陷的國家裏，整千整萬的謀殺，

啊！槍斃人質的廣場上，天天有槍聲在響，

靜靜的西線，沒有戰爭的戰場！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希特勒的哨兵在西線打轉。

她，二十七國的友軍，一個人在奮勇作戰。  
四周看台上高踞着貴婦們，搖扇子，打遮陽，  
看着瘋狂的野牛用角挑穿少年的壯腸！

而說我們是同盟國！啊，整個世界在呼喊，  
全世界人民心裏早已開闢了第二戰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  
所保衛的正是全人類幸福的保證書！

前一代的革命者用血灌溉這朵花，  
這一代的人民還要用血灌溉她，  
但是，別讓法西斯再拖長下去！  
別讓他再勒索我們下一代的血啊！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